

从《归去来兮辞》看陶渊明的审美自觉

文/陶书莹

摘要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入选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①，是精读课文。在授课的过程中，笔者反复研读、体悟，通过平淡出新的文字和天然淳真的感情，感悟到陶渊明的审美自觉。正是因为受魏晋审美理想和生命美学的影响，陶渊明的创作才被誉为“豪华落尽见真淳，一语天然万古新。”此文旨在从魏晋美学的角度，从平淡冲和、自由意志、高尚情趣和独立人格四个方面浅易地剖析陶渊明的审美自觉。

【关键词】陶渊明；魏晋审美理想；《归去来兮辞》；审美自觉

陶渊明生活在时局动荡、仕途险恶以及官场政治腐败、门阀制度森严的东晋末期，41

岁以前渴望进取，做过江州祭酒、刘裕幕下镇军参军、彭泽令，这一时期的陶渊明对自己的人生理想是不自觉的。正如《归去来兮辞》里“心为形役”。这里“心为形役”中的“心”和“役”，不能单纯理解为“心意”和“形体”，应该深入理解“心”为“志趣、人格”，“形”是作者出仕为官的行为。志趣、人格与行为相悖，才是“心为形役”。很多人从这里读出了陶渊明内心的矛盾。其实，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陶渊明身上，魏晋风度的名士们大多数处在一种异常矛盾复杂的状态中。

1 关于对《归去来兮辞》的风格概述

陶渊明的真正觉醒被视为在辞官归隐之后，他写下了“两晋无文章，幸独一篇”的《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自由意志、高尚情趣、独立人格的充分体现，是陶渊明艺术成就最高的一篇。

陶渊明的文字平淡冲和，有别于魏晋文字的绮丽瑰藻。在授课中，很多老师解题时着重介绍“辞”这一文体，结果陶渊明的文字不同于屈原、宋玉的辞章，是一派清新天然。作者在文中表达了归隐田园的乐趣和乐天知命的无奈。不论是“乐”是“忧”，都语出天然，不着痕迹，很难说陶渊明的创作不是崇古尚简、返璞归真的。魏晋士人们“越明教而任自然”，不仅体现在行为任诞、衣着飘逸、清谈玄妙上，对陶渊明而言，也体现在语言文字上。陶渊明平淡冲和的创作无不体现一种返璞归真、亲近自然的自觉。这种自觉被称为人的觉醒。

文学的表现形式经过“百家争鸣”，在汉赋“铺采摘文、夸张声貌”的推广下写无可写。魏晋骈文便在其基础上因循模仿，落于窠臼。“因此，赋的文辞内容逐渐开始转向，走出了铺采摘文，极力夸张声貌的模式而归乎于一种平静淡雅的风格”^①《归去来兮辞》正是崇“五

<< 上接 55 页

成确定优生与一般生的关系；本地学生与外来务工子女之间的关系，干生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和谐生生关系的重点。

(1) 树立平等的人格观，增强学生心理相容能力，促进优生与一般生之间的和谐。任何一个集体都存在着优生、中等生、困难生，这种阶段性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优生自信心强，抬起头走路，非优生自卑心理严重，缺少自信。做为一个班集体，各层次同学的和谐，就显得十分重要，在研究中班主任认识到促进优生与非优生之间的和谐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教育优生不以自己的“优”而优，教育非优生不以自己的“非优”而忧，优生谦虚一点，主动热情一点；非优生勤奋一点，去掉自卑心理，积极上进，同学之间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要让同学明白这样做既是建设和谐班集体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的需要，也是完善自己人格的需要，这样几类同学之间的距离就不会太远。同样教师要关爱每

一位学生，特别是不能以分数的高低作为评价学生优劣的尺度，给学生以积极的影响。

(2) 干生关系是班集体建设中的重要一环，由于受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在个别班级里，存在着小干部凌驾于同学之上的现象。因此，做为班主任，既要支持班干部负责、行使干部职权，又不能让他们享有特权，同时也要要求其他同学按班级制度约束自己，支持班干部工作，帮助同学们树立起民主的平等关系，让干部在民主的氛围内尽显才华，为大家服务，让非干部同学心悦诚服地支部小干部的工作，这样就会出现干生和谐的局面。

(3) 随着外地务工子女就读人数的增加，在集体建设中，协调本地学生与外来务工子女之间的关系，已经摆在了突出的位置，本地学生过分的优越感，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防范心理，人为地拉大了两部分学生的心理距离。班主任要采取结对子，组织“同在一片蓝天下”主题教育活动，让同学们认识到家庭背景自己

不能选择，但我们都是学校大家庭的一员，大家都是平等的，本地的学生要以宽阔的胸怀欢迎外地务工子女的到来，外来务工子女要主动地融入到这个大家庭里来，只有互相接纳和睦相处，我们才能共同快乐地成长。做为班主任老师在公平对待每一位学生的同时，给予外地务工子女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更多关爱也会给孩子们以积极的影响。

构建和谐学校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是构建和谐校园的核心内容。在构建过程中，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导下，较好地运用了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武器”，创新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工作方法，形成了师师和谐、师生和谐、生生和谐的良好氛围，促进了学校整体水平的提高。

作者单位

西安市雁塔区北石桥小学 陕西省西安市 710000

言之最”的《古诗十九首》，而体现语言简省古朴，思想返璞归真，由绚烂之极归乎“平淡”的赋作。“陶渊明把《十九首》以来的人的觉醒提到了一个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高度，提到了寻求一种更深沉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②。这正是陶渊明摒弃世俗、崇尚天然、返璞归真的审美自觉。

陶渊明的审美自觉不仅停留在语言文字层面，更体现在“自由意志、高尚情趣、独立人格”上。“魏晋时期，政权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庄园经济大盛、思想多远化趋势明显、经学式微、玄学兴起、清谈盛行、宗教发展迅速，这些背景既是士人各种生命情态产生的主要原因，也是魏晋审美理想和生命美学形成的渊源”^③。

2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对亲友对自然生命乃至大自然本身都饱含深情

而乐天知命的无奈更是陶渊明高扬的独立人格之美。不论是亲近自然还是善感悲怨都体现出陶渊明生命意识的彻底觉醒。“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中“悟”即是“悟”时光之短暂、生命之可贵，官场之虚妄，于是“知”生命之自由，意志之独立，自然之美好，终“觉”昨日之错误。“悟”“知”“觉”是陶渊明生命意识觉醒之后的审美自觉。

在魏晋，不乏名士，但能够如此洒脱磊落、超然事外的反而不是建安七子，不是竹林七贤，不是二王，颜、谢而是陶渊明。

陶渊明毅然辞官的做法被认为是追求自由与黑暗官场决裂的宣言书。既然“心为形役”不如“归去来兮”。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将挣脱世俗、官场枷锁的喜悦之情表现在归心似箭的“载奔载欣”中，表现在怡情自然、悠然自得的情趣中，作者将生命得到释放，重回天性的快乐充盈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中。陶渊明真正意识到天性不可束缚，便自觉地听从内心召唤。这是对天性、对生命的认识与尊重。这种认知与尊重便是审美的自觉。

当然，对生命意义的重新认识，不仅是喜悦的，更是沉重的。陶渊明的乐天知命也透着几分悲凉。许多读者将这份悲凉看成了陶渊明心有不甘、内心矛盾的依据。依我看，这种感伤情绪仍是审美的自觉。试问，哪有一成不变的欢乐或痛苦？正是认识了生命的自由、崇尚天性，才会辩证地看到宇宙亘古、生命短暂。虽是“多么痛的领悟”但恰恰反映了魏晋士人

的觉醒和生命意识是成熟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正是对人生的感喟咏叹才会对生命形态讲究，正是人的觉醒才会有遵从本心的自由追求，才会有对人内在精神的品究与修缮。陶渊明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实现了自己的审美自觉。

3 《归去来兮辞》中的高尚情趣是陶渊明审美自觉的又一体现

既然“归去”，便不会消极沉隐，而是积极融入自然、躬耕田园。文中的自然景观，不论“松菊”“三径”，还是“庭柯”“南窗”“柴门”“白云”“倦鸟”“巾车”“孤舟”“丘壑”“涓流”都是兀自独立的，生动的。文中出现的人物，“征夫”“仆童”“稚子”“亲戚”“农人”无不是可亲可爱的，当然还有一个完全沉醉于田园生活的作者。在陶渊明的眼中，自然不再是与自己相对的客体，而是和自己一样具有生命温度的生灵。陶渊明的这种归隐之乐是魏晋尚情，追求自然美的体现。这种追求是流于自然的，是自觉的。

陶渊明的审美自觉还在探寻追求一种独立的人格。尽管魏晋经学式微，玄学兴起，但“学而优则仕”仍是大部分士人的价值追求，历来沉迷仕途，眷恋官场的读书人举不胜举，且魏晋标榜为官求学之道的也不乏其人，但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却实属罕见。孔子说过：“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对于东晋士人而言，归隐更多的是觉醒之后反视自身局限的一种探索，是任诞尚情之后的理想选择，同时也是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魏晋人不单是欣赏自然山水之美，更是在自然山水中寄托了情感。这样兀自独立的，自由的生灵无不体现着造化自然的雄浑壮大、飘逸清虚。这样一来，被寄托世人情感的自然同样体现着士人的精神追求和审美追求，于是“魏晋世人发现山水自然之美与人物之美有异质同构之关系，从而最终形成了人格之美与自然之美相交融的美学现象。”^④陶渊明作品中的意象也就有了人格美。如“孤松”体现了作者孤傲坚贞的本性。“云无心”体现了陶渊明“质性自然”、“性本爱丘山”的本质。“诗言志”，通读《归去来兮辞》便处处可见陶渊明挣脱尘网，返得自然的性情与追求。

陶渊明的归隐，似是对政治的退避。但只有他，真正做到了这种退避。宁愿归耕田园，

不忘初心，便能于时代彰显自己的独立人格，便具有了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他的辞官归隐一方面是士人审美理想的实现方式和追求生命回归的最佳途径。正是“在对山水美深刻体悟的基础上，魏晋人将山水美和人格美融合起来”^⑤，突破自然追求的最高境界。另一方面他的归隐对后世身陷官场泥淖无法自拔的士人一个很好的榜样。陶渊明对于贬谪中的苏轼成为一种必不可少并且无法替代的精神食粮。“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⑥。苏轼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讲到“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伊郁，正赖此尔。”^⑦

平淡朴素的语言，自由的意志、高尚的情趣、独立的人格，虽是魏晋时期出现的普遍的审美理想，但只有陶渊明彻底地、真正地做到了。在时代氛围和时代精神的唤醒下，陶渊明的个体生命意识觉醒，开始迈上追求自我、实现自我的征程，而这路途上的每一步都体现了陶渊明的审美自觉。

注释：

- ① 杨钊. <<浅析陶渊明〈归去来兮辞〉〉[J]. 长沙通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03).
- ② 李泽厚. 《美学三书》[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 ③ 钟兆惠.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人的审美理想》[D]. 安徽大学, 2007.
- ④⑤ 钟兆惠.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人的审美理想》[D]. 安徽大学, 2007.
- ⑥⑦ 苏轼, 孔凡礼点校. 《苏轼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参考文献

- [1] 李泽厚. 美学三书 [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 [2] 钟兆惠.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人的审美理想 [D]. 安徽大学, 2007.
- [3] 轩袁祺.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心中的人格美 [J]. 文学教育·中, 2011.
- [4] 苏轼, 孔凡礼点校. 苏轼文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作者单位

甘肃省靖远靖远四中 甘肃省靖远县 730600